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敕撰

隱公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疏】注戎狄至魯地　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內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

人故得簡主人之俗以爲會禮朝據戎來魯爲主人式[illegible]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illegible]謂[illegible]是中國若戎子駒支者此[illegible]事見襄十四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 ○疏 莒人入向 正義曰世本莒己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己姓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於莒初都計後從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終始 注向小至三年 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用兵多少其數無常[illegible]衆[illegible]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illegible]少故經皆不書將也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illegible]

爲名取其衆義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者皆曰師從衆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其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帥旅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書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

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爲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書名氏之史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

疏 注無駭至八年 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眞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今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爲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脩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

盟耳秋即與盟復脩戎好若巳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紹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

疏 注高平至有誤 正義曰杜勘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

疏 注裂繻至放此 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

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爲君之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

凡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畏禮記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旣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疏注子帛至密鄉 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其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太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

疏注桓未至三年 正義曰妾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

爲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爲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也

鄭人伐衛 凡師有鐘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

疏 注許其至而足 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責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

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放此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

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

疏 注日行至七年 正義曰古今之言歷者大率皆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比月爲遲每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爲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間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爲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歷家一度分爲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爲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

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
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
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不
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
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
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
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
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
也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
當陽盛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
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已巳之下經無朔字長歷推此已
巳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
及秦歷紀全廢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
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
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
加時後代脩之漸益微密今爲歷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

但無頻月食法故漢初以來殆將千歲爲歷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歷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疏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日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遠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疏 天王崩 正義曰曲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云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爲尊卑之

號也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主至尊之極故敬而不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不及魯也今以爲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爲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　注周平至不會　正義曰今檢杜注無葬者皆顯言其謚此爲無葬故言周平王也仲尼脩經當改正眞僞以爲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僞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遠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僞言人知其僞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僞以懲創臣子之過釋例曰天王僞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愼其疑且實虛相生隨而長之眞僞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

疏　君氏卒　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

言是君之母氏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通呼母爲母氏舅氏言其與巳異氏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疏 注武氏至釋也 正義曰武氏者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爲大夫也若是上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爲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某此復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以未葬解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穆公 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之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疏 注魯使至六年 正義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其盟會則云會其人葬則云葬其公舉其所爲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天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

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丘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君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己君無別國史自在己國承他國赴告爲與己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由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諡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遣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告主人

之問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爲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葬者國內書之而亦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爲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已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旣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

寢二也卒哭而祔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辟君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

疏注夫人至詳矣　正義曰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送適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記皆云卒哭而祔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雜記曰妾附於妾祖姑是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二唯卒葬故事而已其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類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不書葬也今辟子三禮皆闕經異常辭必是闕二事則變一文但傳既并釋注不顯虧

雖言釋例詳之例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三事故下三事若以次相配則不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寢故不稱夫人不祔於姑故不言葬文次相屬事乃似然但傾下傳發則不爾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既然則由不祔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即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後爲文也至於書經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經之先後爲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人反哭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莫辨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

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
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下反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
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行禮有勤有情未必廢則俱
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三禮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釋
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
赴故書葬而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在不惑但
不知赴而不祔祔而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
號不稱夫人必不稱薨也小君者夫人之別號不稱夫
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薨
是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注云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傳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夫人
注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小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人
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可致詰若赴祔二禮課
行一事則具此三文二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
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祔則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祔不由
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於赴不由

於祔也定姒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二事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謀行一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爲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爲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疏 注不書至妾媵 正義曰辟正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爲君則其母得爲夫人不須辟孟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禮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德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

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任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

疏注四月至陽縣也　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

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夏而云麥禾皆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禾未熟二者異時故言皆也

周鄭交惡 兩相疾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 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 蘋蘩薀藻之菜 蘋大蓱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

疏 澗谿至之菜 正義曰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陋蘋藻言菜之薄故文重也注谿亦至毛草 正義曰爾雅釋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釋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釋山又云山續無所通谿李巡

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時音義同釋水曰小渚曰沚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木也故杜以毛爲草草即下句蘋蘩薀藻是也蘩陸菜而云沼沚之毛者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內也

注蘋大至聚藻也　正義曰釋草云苹蓱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大者名蘋郭璞曰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陸璣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蓱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釋草又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璣疏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許愼說文云藻水草從艸從水巢聲或作藻從澡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此草好聚生薀訓聚也故云薀藻聚藻也

陸璣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

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云二國風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雅有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

疏注方曰至曰錡正義曰此皆詩毛

傳鄭箋之文也說文云筥飯牛筐也廣雅云錡釜也　注潢汙至流潦　正義曰停水謂水不流也行道也雨水謂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爲飲食故引泂酌之篇藻雅潦水所生要此潦非生菜處也　可薦至王公　正義曰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公也或以爲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爲言泂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采蘩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薦又言羞者鄭玄注庖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　注有行葦　正義曰采蘩采蘋泂酌上傳所言皆有彼詩之事其言未及行葦今言行葦者其以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疏】武氏至葬也　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

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

疏而立寡人　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

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

疏命以義夫　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爲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

公命立殤公者以杜注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爲義也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宜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疏 商頌至謂乎○正義曰商頌玄鳥之卒章言殷湯武丁此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言天祿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立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荷此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

注詩頌至商頌 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爲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爲代號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與武

丁能荷天祿令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爲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爲宣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罪故善之傳言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入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爲之文也諡法知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

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疏注既盟至

曰誤　正義曰釋言云偾僵也舍人曰背踣意也孫炎曰踣而入濟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案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故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三日有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得臣齊大子也大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

疏　衛莊至莊姜　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呂望也大公股

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太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三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爲太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宮也

美而無子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

衛人所爲賦碩人也人憂之

疏所爲賦碩人也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

咏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為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

【疏】又娶于陳　正義曰陳國侯爵譜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湣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公時二嬀蓋桓公姊妹也　注嬀陳至未定　正義曰謚法暴慢無親曰厲典禮不愆曰戴是皆謚也石碏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大子之位未定衛世家言立完為大子非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

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

【疏】弗納至過也　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嗜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己身言爲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明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夫寵而不

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

疏 夫寵而至鮮矣 正義曰恃君寵愛未有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心雖降其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眕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眕言其心難自抑故言其能然者少也 鮮訓少以一鮮揔四事言四事皆鮮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

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臣行君之義

疏 賤妨至破義 正義

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邾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疏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曾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義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疏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

疏 去順效逆 正義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是去順效逆也六順

因土爭廣言非謂州吁偏紀之也　注老致至始事
正義曰謚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事於君也傳之始
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
始事餘不注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

言易也劉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
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
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　莒人
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至牟
婁正　義曰譜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
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
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滑公六年獲麟之
歲也滑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
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按杞於此歲已見於經桓
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於傳並無號

謚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婁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為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郠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遂服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郠討公故書伐不書取其伐國圍邑書圍以否亦從告也　注書取至婁鄉　正義曰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書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案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云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都別而見遷也桓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桓六年春實來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也二十九
年晉師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
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
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而遷居其地
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緣陵
而遷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尋事跡似當然
也雖然淳于爲杞所并定似不虛而遷都淳于未有事跡
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杜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
于遷緣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
淳于則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
陵之前亦都淳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邿取鄟之
類是也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既小不得
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
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
田乞師盟主興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
晉使還汶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

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戊申在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

疏 注稱臣至無月 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云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然則此稱州吁之名稱臣弑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無道而州吁爲賊也州吁實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族之稱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爲例欲託之於外赴則患有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爲說弑君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爲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督賈氏以爲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先書弑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

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巳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皆以爲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爲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爲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爲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鼂溺帥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己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從稱季傳曰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從其本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則總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褒異則或稱官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丈不宜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無褒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

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例褒則或書官或書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舊典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舊史無所褒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内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此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疏 注遇者至清亭 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間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衞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也曲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别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草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

疏注他國至魯人　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衛皆得稱我則已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弒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疏注州吁至水名　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弒君取國爲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弒君無

異來必禮法當然要其共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
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諸侯既
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
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篡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
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已定故諸
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諸侯既
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弒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
與弒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例所云諸弒不成君亦與成
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
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
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弒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弒
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
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
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
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
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

下注云闞哀二十七年傳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直云濮陳地水名故杜於此不言闞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疏注衛人至八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

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注謂二年

正義曰二年伐衛見經故以屬之未必往前更無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弑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爲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搆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年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史記雖多謬誤此當信然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敝

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

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

疏

注蔡今至蔡縣　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

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棼見縕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疏阻兵而安忍正義曰阻訓恃也恃兵以求勝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過度也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

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

疏（故書至疾之也　正義曰案元年傳邾人鄭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又不加貶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以不許私竊而行翬則強梁固請公事不獲已令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書又加貶責）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

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

疏 王覲爲可 正義曰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爲可也 衛

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疏 宣公即位 正義曰賊討乃立自前君故不待踰年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疏 注書陳至魚臺 正義曰陳魚者獸佩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為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爵位尊重非為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譏遠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謚因姓以名宮

疏 九月至六羽 正義曰三年之內木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初始也注前用八今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也 注成仲至名宮 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恆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為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異如此之類是也注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為夫人有欲以為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

並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
十二月巳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
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爲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
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
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無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
公書於策羽則非當所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衆仲之
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爲書六羽故言考宮言其
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爲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
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
之而不釁似廟則當釁寢則當考此廟言考者考是成就
之義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宅飲食以
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
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釁之者尊而神之蓋木主未
入之前已行釁禮也案雜記釁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
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
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

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旣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是釁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爲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釁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爲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其意謂考即是釁也案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旣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樂獻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僖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類是也羣公或稱廟即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主兵故序鄭上

疏 注邾主至

鄭上　至義曰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
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即
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
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
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
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
亦序國君之上
史策之常法也

螟　無傳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

疏　注蟲食至故書　正義曰釋蟲云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
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
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貣無厭故曰蟘也食其節者言其貪
狠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
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
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爲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爲名陸
璣疏云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
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

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心爲名耳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疏注大夫至所及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君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襃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嘗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爲非公家所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

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

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illegible]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摠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

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疏】觀魚者　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魚天官䱷人掌以時䱷為梁凡䱷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為魚魚者猶言獵者也　臧僖至敗也　正義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為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上謂不為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為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上謂不為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己而行之以法毆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為軌為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平度軌法度量謂之為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

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卽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敎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敎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此事度軌量正謂順時狩獵以敎習戎事也材章物采亦謂取其皮革以備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獲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獲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

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　注臧僖
至與戎　正義曰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
此冬書公子彄卒是也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爲謚也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
侯乃以王父之字爲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爲氏今於
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
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
也必知兼祀者以下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故也劉炫云
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
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　注言器至所起　正義曰車馬
旌旗衣服刀劒無不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廣言
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爲不軌不物政不在君則亂
敗之所起也　注蒐索至擇也　正義曰爾雅釋天四時
獵名與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
中春敎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敎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敎
兵遂以獮田中冬敎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

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絶曲辯妄生丘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爲之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獵所取雖多不能爲苗除害爲因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

注各隨時事之間　正義曰隙訓閒也四仲之月自是常

期就其月中簡選閒日譁則農月必有閒時故曰隨時事之閒也仲冬農之最隙故大備禮也　注雖四至衆也　正義曰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一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爲禘祫意相類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訊是整理之義故振爲整也旅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節止兵收衆專心於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文耳　注歛於至獲也　正義曰桓二年傳例曰凡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彼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脩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械器之揔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注並云軍實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 注車服旌旗 正義曰周禮巾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爲辨旗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遂以獮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

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
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
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
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案司常職
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
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
旞斿車載旌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
同者鄭玄以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
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
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
秋教治兵其名既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
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
王載大常所以巾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
儒以為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
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　鳥獸至於器　正義曰
説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為皮去毛為

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文
則皮革通也頷上大齒謂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
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
於器謂在器以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　注俎祭宗
廟器　正義曰饗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田
獵取禽主爲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云法度
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訓爲升服虔以上
登爲升下登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
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䱷人凡祭祀
共其魚之鱻薨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登
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
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
不爲取材以飾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
俎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麻蒿雜物細小之倫雖爲祭
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
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時小鳥小獸則公不

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
登俎之物皆公所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若夫至及也
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菱芡魚
鼈之屬此皆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
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注云取此雜猥之物
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
待此而備器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
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同也
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
禮天子親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絜美取之以薦宗廟特
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為戲樂隱公觀
魚志在遊戲故譏之也　注孫辭至否矣　正義曰僖九
年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鄫且東
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竟
是孫辭也若國竟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
竟也釋例曰舊說棠魯地據傳公辭欲略地則非魯竟也

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注矢亦陳也　正義曰釋詁云矢陳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翼侯奔隨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

疏注曲沃至國縣　正義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爲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邵曰武帝於此聞

南挺城改曰鄗晉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廣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也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

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疏注南燕至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國姞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

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疏注郕國至郕鄉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文十二年郕太子朱儒奔魯書曰郕伯來奔見於經傳則郕國伯爵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公問

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敘其情）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法萬舞也　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

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注六六三十六人　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爲二佾若二八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　夫舞至八風　正義曰舞爲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

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　注八音至其情　正義曰八音爲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卜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

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
塩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
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
以解吾人之慍兮是序其情也　注魯唯至用六　正義
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
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
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
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
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
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傚上之辭
魯之僭傚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
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衆
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
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
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
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

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宋人取郲田郲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

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爲七年公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疏注諸侯至不聽　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覲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爲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爲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爲伯舅同姓大夫爲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

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注自言呼臣之大法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春秋正義卷第三